



寻找爷爷的足迹



上海市浦东三林烈士陵园的雕塑，持枪者为王三川形象。

上海富民路38号的老洋房，是沪上名人顾嘉棠的旧居。10年前初次踏入时，宁波摄影师王海波只觉不可思议，他很难想象自己的爷爷王三川差一点成为这里的主人。

2015年，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发布宁波抗战著名英烈名录，王三川是17名个人之一。上海浦东新区党史部门也专门举办了纪念王三川烈士牺牲70周年座谈会。王海波在会上意外得知，爷爷曾是杜月笙心腹顾嘉棠的准女婿，为投身革命洪流，主动拒绝了那份唾手可得的富贵。

出于好奇，会后他特意去了顾嘉棠旧宅，自此开始搜集爷爷的资料。

近几年，王海波专门腾出时间整理过往所得。那个遥远的模糊身影，在点滴拼凑中逐渐清晰。一个念头日益强烈：循着爷爷的足迹，重走那条烽火路。

上海顾宅：为理想拒绝富贵婚姻的少年

王海波最初在公开史料中捕捉到爷爷的名字，是1926年4月25日《申报》刊登的一份反对学校强签《誓约书》的宣言名单中：王顺芳，是爷爷的本名。

那年，爷爷15岁，是浦东铁路扳道工人的儿子，考上同济附中。本是有着大好前程的少年，为抗议校方镇压“三一八”惨案悼念活动，以“宁失学籍，不失国格”的决绝签下姓名，人生轨迹从此改变。

2025年4月，王海波带着相机重走当年进步学生集会的马当路306弄（旧称白米尼蒙马路），指尖抚过石库门斑驳砖墙。百年前，被学校开除的少年们在此高呼救国；百年后，弄堂风穿巷而过，似有回响。

由于学校当局欲勾结军警抓捕学生，爷爷和部分同学登船南下，转学至广东继续学业，爷爷还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爷爷和好友陈元达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返回上海，考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，结识了来自宁波象山的诗人殷夫，三人成为生死知己。

如同那个时代的觉醒者，爷爷因组织学生运动、筹办进步刊物被捕入狱。令王海波惊讶的是，将他救出牢笼的关键人物，竟是有名的青帮大亨杜月笙。

王海波在1997年《上海英

烈传（第九卷）》找到了这段往事：彼时爷爷刚订婚不久，准岳父顾嘉棠正是杜月笙座下“四大金刚”之首。这层关系，让爷爷逃过一劫。

这俨然是穷小子遇上富家女的戏剧开端：爷爷因探访在顾府做花匠的姐夫而结识顾嘉棠。这位“江湖大佬”欣赏他少年意气、才华初露，当即以“贤侄”相称，交往渐深后，欲招之为独女女婿。

顾嘉棠并无生活恶习，且善于经营积累家业，这本是旁人艳羡的登天梯，王家也欣然应允。

顾嘉棠多次“好言”相劝准女婿：好好念书，毕业后成家，就住到花园洋房里来。

然而，当得知杜月笙镇压革命，爷爷毅然解除了与顾家女的婚约，以此为誓，与反动势力彻底割裂。

时局动荡，爷爷多次被捕后，为保安全，被党组织安排与殷夫、陈元达一同避至殷夫家乡象山，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，暗中传播进步思想，领导码头工人斗争。

返沪后，他再度被捕遭酷刑折磨，幸得营救出狱。挚友殷夫、陈元达却相继牺牲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爷爷投身抗日洪流。1934年，他化身脚夫发动铁路工人和沿线农民抗战时，又一次被捕。这一回，在南

京军人监狱一关就是近4年。

从上海龙华监狱，到南京军人监狱，王海波一边拍摄，一边想象爷爷曾遭受的非人折磨，以及得知挚友惨死后的悲愤交加。

再走进顾嘉棠旧居，这里已变成人来人往的餐厅，灯光透过窗户，映出举杯交谈的人影，让人百感交集。

何以舍弃唾手可得的泼天富贵，踏上一条荆棘丛生、步步杀机的路？爷爷从未留下只言片语。王海波在殷夫的诗里，读到了那个年代革命者的赤诚与孤独：

你莫问我泪光的尖锐，希望的灯火即是葬礼的准备，但我爆裂之心的血花血蓓蕾，也要在永久的幻影之下耀着光辉。

那是1929年8月5日，殷夫与爷爷在公园散步后，写下的《寂寞的人》。

2025年8月5日，王海波从顾嘉棠旧宅拍摄出来，穿过一个公园。树影婆娑，人潮匆匆，恰如96年前的那个夜晚。

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迷茫。但那个时代“寂寞的人”，在最深的苦难前，毅然选择了最难的路。

爷爷的选择让王海波看淡了很多事，心里装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目标，一时的得失就变得很轻。



余姚城区阳明东路以南、合宝弄以西、工人路以北的宜春堂。王三川牺牲前居住在这里。



爷爷的本名叫王顺芳，出现在《申报》上。

余姚“姚保”：以身入局打入敌后的英雄

王海波查到，“王三川”是爷爷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自己改的名字，寓意百川归海，投身抗日洪流之中。

但抗战不是一句热血口号，不是只要不怕牺牲就必然大获全胜的剧情，当王海波跟着爷爷的足迹，从延安的黄土高坡一直拍到他的牺牲地余姚，他发现，那是一条步步惊心、用血铺成的路，是勇敢和隐忍交织的智慧，更是一个青年在战火、疾苦与复杂环境中蜕变为坚韧战士的历程——

从南京出狱后，爷爷辗转在延安短暂学习，之后又回到上海难民收容所，在人间疾苦中坚定信念。1938年初，奉贤自卫团成立抗日救国宣传团，爷爷成为骨干。但宣传团很快遭反动势力污蔑并被迫解散，他转入泰日桥小学，在三尺讲台播撒火种。

次年，浦东工委组建南汇县“抗卫二大”，爷爷任第一中队政训员，从此穿越枪林弹雨指挥战斗。但真正的考验在敌后——那是在荆棘丛中潜行，每一步都踩在刀刃上。

1942年7月，中共浙东区委成立。爷爷化名王培良，潜入余姚敌后。余姚县长劳乃心是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留日同学，倚仗日寇作恶多端，民谣流传：“天上有颗扫帚星，地上有个劳乃心。”

保安团长张妙根与劳乃心素有嫌隙，爷爷逐步赢得张妙根信任，任副团长，在保安团内部建立“姚保工委”，搜集情报、营救同志、输送物资。

他搞到多张通行证，使地下党自由出入敌伪据点；将妻女接至余姚，把家变成秘密联络站，同志以“亲戚”之名往来穿梭；他还多次冒险为游击队采办药品、纸张等违禁物资……

王海波站在当年的“姚保”驻地（余姚工人路），左侧是爷

爷奶奶曾住的宜春堂，门扉紧闭。不远处，当年日军司令部的高顶洋楼已成社区办公室，县政府旧址盖起了居民楼。

市井烟火淹没了暗流汹涌，他抚过斑驳砖墙，想象着那些步步惊心的碎片：奶奶王友菊每日陪劳乃心妻子打麻将，闲谈间捕捉“劳县长昨夜与宪兵队密谈”“城里要加岗哨”等碎片信息，拼出关键情报。

张妙根在爷爷感召下觉醒：“我日夜盼着做真正的中国人！”他们率部抢占泗门、临山等要地，扼住敌人咽喉，保障我方海运畅通。

1943年冬，日军扫荡中，战友蔡葵重伤被俘，他抱定了牺牲的信念，拒绝接受治疗。爷爷安排两名地下党员佯装探病，在病房暗语传递：“妈妈惦记着你，叫你配合医生”“兄弟姐妹都好，等你回家”……

蔡葵听懂了生的信号。爷爷与张妙根里应外合，在日军眼皮下将他救走。

更为凶险的是为浙东游击队筹措制作军械的钢材——杭甬铁路拆下的钢轨堆积在余姚码头，日军重兵看守。爷爷借为张妙根做寿大摆宴席之机，灌醉日兵，连夜运走钢轨，藏在保安团地下室。

他赌日军自知喝酒误事，不敢声张追查，待风声过去，趁着夜深人静派人将钢轨截断，巧妙绕过敌人的岗哨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到河边装船运出。

运河边江风猎猎，王海波仿佛看见钢轨在夜色中沉默移动。他渐渐明白：真正的勇敢，是在绝境中织网，于无声处蓄力。那些微小而艰难坚持——一次次声东击西的探病、一夜醉酒的周旋——最终拧成一股强大的力量。当年抗战如此，如今创业也一样。正如那坚韧的钢轨，会被截断，也会被重塑，一点一点连接成通向胜利的路。



泰日桥小学遗址。



余姚太平桥，王三川的牺牲地。

未竟的路：替你看盛世，替你继续向前

余姚畈周村附近的太平桥上，河水静静流淌。王海波在这里驻足良久，80年前的枪声似乎还在回荡——爷爷就在这里倒下，距离抗战胜利仅剩3个月。

1945年5月1日，爷爷接到通知，前往临山开会，商讨“姚保”事项。不幸的是，早已起了疑心的劳乃心，暗中布置便衣侦缉队设下埋伏。爷爷的船只驶到畈周村附近的太平桥时遭到拦截，他随即被推到附近一座庵后枪杀。

34岁的年轻生命，永远停留在那个暮春。

此时，爷爷的弟弟王联芳也因抗日被敌伪软禁控制。身怀六甲的弟媳陈金娟跟踪赶去，用温水将哥哥身上的血迹拭净，并附在他耳边说：“阿哥，你的仇，一定会给你报；你的儿女，我和联芳一定会将他们当作亲生儿女，好好抚养。你放心吧。”一遍又一遍，终于，英烈舒眉瞑目。

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政委谭启龙闻此噩耗，顿足痛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一任主席谭震林亲笔批准，将凶手执行枪决，告慰英烈。

历时大半年，王海波终于走完了爷爷的革命之路。他好像代替爷爷看了一遍盛世，也坚定了自己继续爬坡过坎的信心。

每代人都有各自要面对的层峦叠嶂，祖辈、父辈已在历史的山谷里留下回响，指明方向，我们终会和他们一样，历经蜿蜒曲折，踏出各条新路。坚定不移地向前闯，未来终会如同我们期待的那样。

记者 樊卓婧 蔡珂实习生 郁惠宁